

2018, 挥之不去的扶贫情怀

□ 韦炳旺(瑶族)

2018年的日历,就这样一页一页地翻过,每一页都记录着我的扶贫之旅。这一年,作为瑶山干部,我带着责任,带着情感,带着温暖,常年跋山涉水,进村入户,忙碌帮扶瑶族贫困群众。

2018年的阳春三月,我以都安北为起点,挤上高速公路,穿越15个长长隧道,跑到都安瑶族自治县最偏远、最贫困的山乡——三只羊乡。那里层峦叠嶂、山高路陡,我只能弃车徒步,翻山越岭进入龙牙屯。当地农户腼腆地出来迎接“帮扶恩人”的到来,他们朴素的言语,却道出心里话:“扶贫叔叔辛苦了,请坐下喝杯山茶吧。”

龙牙,虽然有个动听的名字,却是个路不通、水不通,只有低压电,连手机信号都没有的偏远山村。环顾四周,村庄坐落于石山脚下,住着28户人家,村里清一色低矮的泥土墙毛坯房,昏暗潮湿,蚊虫乱飞。接通外界唯一的羊肠山

道,雨天时坡陡路滑,常有落石滑下。从县城到龙牙屯一个来回近二百公里,一年四季,我多次往返,摔过跟斗,流血如注,险些没命,膝盖印伤疤,落过泪水。那里信息闭塞,几乎与外界隔绝,白天,爬山路累了,找一片绿荫小憩;饿了,从挎包掏出面包和饼干,咬一咬,再往前走;晚上,我挨家登门入户调查。我每次到屯里入户识别建档立卡,不说心酸,略有“昨日人龙牙,归来泪满巾”之痛。痛定思痛后,我壮胆全盘谋划,挪穷窝方能拔穷根,方案很快得到采纳,于是动员村民整屯搬迁。

随后,我融入山村,与群众同吃同住,同谋精准脱贫大计。我负责帮扶袁桂仙、蓝美鸾、蒲建浦、袁爱欢、蒲安心共5户人家。其中的蒲安心,是瑶族同胞,全家5口人,其父母已80开外,体弱无劳力,妻子生病,他们依恋故土,不愿搬出大山。

蒲安心只有一个儿子叫蒲方仁,已30来岁,至今仍是光棍。我打算从他儿子入手做动员工作,劝说他如今的姑娘大多是不会嫁到这穷山昏鬼的,思想观念要更新,要有作为,才能赢得姑娘芳心。

第一晚,我召集蒲安心全家做思想工作无效,第二晚温馨“舌战”白搭,第三晚继续动员。最后,我只好带上伙食和行李,索性住进蒲家,夜晚开访谈话,白天与其劳动,与他们推心置腹,灌输党的扶贫政策,宣传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引导他们树立奔小康壮志。7月初,大山天气转热,我动员工作又升温,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终于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蒲家人思想渐渐转变,一天饭后,蒲安心悄悄告诉我,他全家愿意搬出大山。那晚,我睡得特别香,感觉几个月的汗水,没有付诸东流。

经过半年磨合,政策引路,实例感召,三只羊乡的其他8个石山峒

场的200多户贫困农户,与蒲家一样,思想大转变,在《都安瑶族自治县易地扶贫搬迁移民安置协议书》上签字,同意搬迁。8月底,可力易地安置新区落成,随着一纸红印章通知书送到他们手中,龙牙屯男女老少在“帮扶恩人”指挥下,主动收拾锅碗瓢盆,卷起铺盖,诀别穷山恶水,奔向幸福的新家园。那天,蒲安心的儿子蒲方仁脸上绽放微笑,他第一个抽签,抽到可力易地安置新区6栋10号房,那是两层的天地楼,面积100平方米。他喜出望外,当晚,乐得一醉方休。

蒲方仁住进新居后,他将南下深圳务工前,我吩咐他努力挣钱,鼓励他大胆谈恋爱,他点头出发。他在深圳东方罐头有限公司找到活路,那里有上百号民工,休息期间,他向附近的青年男女宣传自己老家“三只羊”的变迁,短短几个月工夫,自己住进可力易地安置新区,家人变成居民,土坯房变成天地楼,他说非常感

谢“扶贫恩人”好干部,把自己全家以及整屯28户106人,搬迁到“五好”福地,引来不少靓妹听得入迷入神。

一些姑娘缠住蒲方仁打听什么,是“五好”福地?他掰着手指头回答,一是在家门口的就近扶贫车间好打工;二是近城镇集市好找到就业门路;三是就近高速公路沿线好出入方便,四是近旅游景区好抓旅游收入,五是有土地资源好搞特色种养增收……一个个动听的真实故事,迷倒一方年轻朋友。浙江省杭州市姓廖的一美女,向他抛出橄榄枝,蒲方仁的爱情姗姗来迟。年底,姑娘小伙喜结良缘,我被邀请亲临新家参加婚礼。

2018,在扶贫鏖战中,我滴过泪、流过血,但是瑶胞贫困户收获的幸福,淡化了我工作的苦累。这一年,我该做的事,做了;该办的事,办了。收获感悟,为民办好事,累并快乐着。

杀年猪吃庖汤

□ 符龙强(毛南族)

腊八节刚过,农村老家母亲的电话就打了过来:“老二啊,你们一家腊月二十七要准时回来,我和你爸请人杀好年猪,等你们回来吃庖汤哦。”连续几年,几乎都在相同的时间接到父母叫我们回老家吃庖汤的电话。

杀年猪吃庖汤的习俗,在我的老家由来已久。

杀年猪,一般都是从腊月二十一这天开始。按照杀单不杀双的习惯,选定二十一、二十三、二十五、二十七、二十九这五天的其中一天作为杀年猪的日子。选在二十一或二十三杀年猪的人家有,但是不多。因为杀早了,年猪不是很大,吃到年三十时,肉都被吃光了。所以,许多人家都会选定在二十五、二十七这两天杀年猪。在二十九这天杀年猪的人家也不多,因为这时家家户户都在为准备年三十的年夜饭等诸多的事情忙活。去请人杀猪,人家都以忙不过来为由婉拒。

年猪杀好后,主人家就会把猪血和七八斤加工好的玉米放进一口大铁锅里煮成一大锅猪血稀饭。再割出几斤膘肉放入汤水里煮,切出够三四桌人吃的瘦肉、血肠、猪肝、猪腰、粉肠、大肠、小肠、猪肚等好料,分桌摆好。然后,叫上寨子里同宗同族的老老少少,以及帮忙杀猪的人,热热闹闹地吃上一顿。这样的吃法,叫作吃庖汤。要是同一天村里有几家人杀年猪,同宗同族的老老少少这天要吃上几顿庖汤。就算肚子还饱饱的,也必须去端个

碗象征性地吃一口,毕竟这是一种习俗,更是一种礼仪。在我老家吃过庖汤,意味着过年的大幕正式拉开了。

记得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当时才五十多岁的父母还能耕种几亩田地。父母每年都会喂一头肥猪留着等我们七兄妹回去杀年猪。所以,我们家照约定俗成的规矩,就是每年腊月二十七这天,我们七兄妹都会不约而同返回农村老家去吃庖汤。那时,庖汤年年吃,吃完东家吃西家,直到吃出浓浓的年味为止。

自2001年开始,父母随我们在城里安了家。于是,连续十五年,都在城里过年。没年猪杀,吃庖汤就成了一种奢望。

正当我们几乎把吃庖汤这一习俗淡忘的时候,2016年这一年,父母从城里返回农村老家住上了我们为他俩在祖屋地基上盖起的三层楼房。2015年,父母执意要我们七兄妹回农村老家盖栋楼房,说是光宗耀祖。未曾想,楼房盖好后,一心想叶落归根的父母就卷起铺盖,头也不回地从城里返回农村老家生活去了。此时,父母都已进入耄耋之年,自然喂不了年猪。可是年关一到,父母就会拿出平时他俩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一笔钱,买回一头重约一百多斤的年猪来杀。于是,从2016年开始,每年过年,我们七兄妹又如约而至返回农村老家去吃庖汤,去陪父母过个团圆的年。

我知道有父母在,就有年猪杀,就有庖汤吃。我真想把父母给予的杀年猪吃庖汤这样的口福,一直持续到永远。



刊头设计 柳集

圣山邕菜(组诗之三)

□ 邕菜(壮族)

飘飞的木棉絮

将军山大军检阅之后
兄弟阿虎来向我辞行
我与他站在圣山下
望着奔流的明江水
他轻轻地问我
想去江上荡独木舟吗

我们到了河湾激水处
把独木舟摆到圣山对面
望着绝壁上的先王画像
阿虎兄弟十分激动
便跟我讲起了
先王如何威武的检阅军阵
剑指南方的时候
扬起了手中的木棉絮

我的勇士们

跟着飘飞的木棉絮去吧
木棉絮飘到哪里
你们就打到哪里去

飘荡的独木舟上
我祝福着我的阿虎兄弟
祝福他能随军去远征
可我心里却隐约剧痛
木棉絮飘走了
也许远天的南方
不久也开遍了红木棉
那天的春天也飞了木棉絮
可你我的兄弟
你哪年哪月
才能回到圣山
才能回到身边

似乎看着飘去的木棉絮
我话到嘴边却没有说出

南征的路上

世纪旷古的一次征战
在先王的剑指号令下
沿着先王的梦想
艰苦地开始了

跨越的六路大军
浩浩荡荡披荆斩棘
军歌嘹亮军旗猎猎
饮露跋涉一路向南
有的开向雾霭阴森的公母山
有的占领着牛头山的天然屏障
先到金鸡山的已经扎营筑壕
继续向南的连夜奔袭
每天有白头叶猴喜报军情
次日的凌晨时分
有大军越过了黑水河
天险寨一过
照阳关上的旗帜迎风飘扬

我们的英勇战士
威力无比的骆驼之师
一路上过关斩将
仿佛南边的天空上
连乌云也一扫而光

向南向南
一路继续向南开进
我的骆驼先王啊
在月朗星疏的深沉之夜
精神多么亢奋着
把每一天的战事捷报
用他锋利的环首刀
精心地镌刻在了邕菜圣山上
似乎战火不熄
跨越的征战不息

侗乡冬日短章

□ 张永红(侗族)

玉米秆、南瓜藤、肥田菜……
劳累一年的老黄牛,在略显荒凉与萧索的玉米地里,摇着尾巴,时而低头猛啃一阵,时而毫无理由地发出一阵清脆悠长的哞叫,时而又涎着口水,目视那布满衰草的乡村石板路。

昏黄的太阳落山了,背着篓筐的孩子蹦跳着走过来了。

小黄牛撒着娇,受惊似的钻到母亲的肚子下,摇着短小的尾巴,看着欢快的小主人;老牛们却突然张开蹄子,飞快地四处逃窜,“窸窸

窸窸、窸窸窸窸……”干枯的玉米秆、南瓜藤及肥田菜互相碰撞,发出一种秋收过后田野里少有的宣泄声,宛如一曲欢快的乐章。

孩子们手拿套绳,冲进玉米地里,追逐着,斥骂着,呼唤着……

土地干燥而松软,天空洁净而清幽。孩子们累了,喘着气,老牛们不跑了,伸出舌头亲热地舔着小黄牛光滑的毛,目光柔柔地注视着小主人,还不时低下头啃一口不含水分的玉米壳……

“叮咚、叮咚……”回家的路,

熟悉又亲切,领队的,总是一头长着长角的老黄牛。稳健的脚步踏在光滑的青石板上,铿锵有声,脖子上悬挂的铜铃相互碰撞,敲打出一首美妙悠长的山歌;甩着小尾巴的小黄牛,紧跟在母亲身后,不肯落下半步;拿着青竹鞭、大声谈笑的一群孩子,不时催促一下,不恼不怒,不紧不慢。

暮色苍茫,古老的小山村,家家屋顶都冒起袅袅的烟雾,静谧无声,偶有谁家小孩啼哭,清脆悦耳,一个桃源般的世界!